

外国小说名作选译

布贝的未婚妻

〔意〕卡尔洛·卡索拉 著



外国小说名作选译

布贝的未婚妻

〔意〕卡尔洛·卡索拉 著

阿 珊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责任编辑：米小平 马可铮

封面设计：孙为平

• 外国小说名作选译 •

布 贝 的 未 婚 妻

〔意〕卡尔洛·卡索拉 著

阿 珊 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8.125 插页：1 字数：176,000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书号：10003·029 定价：1.35元

内 容 简 介

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不久的意大利。农村姑娘玛拉和反法西斯战士布贝倾心相爱。布贝激于义愤，杀死了警长之子，被迫流亡国外。玛拉饱经忧伤，徬徨徘徊。当她为摆脱痛苦的感情折磨而试图另求新欢时，布贝被引渡回国。法庭判处他14年徒刑。玛拉出于对布贝的爱情和同情，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毅然决定分担布贝的不幸。玛拉的坚贞使布贝深受感动，并从她那里汲取了生活的力量。故事接近尾声时，布贝已经度过了七年的监狱生活，虽然这只是走完了他们艰难历程的一半，但他们满怀信心地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

小说以这对未婚夫妇的不幸遭遇为主线，真实地反映了战后意大利社会的复杂矛盾，展现了进步势力和法西斯残余势力之间的斗争。

小说作者卡尔洛·卡索拉1917年生于罗马。年轻时曾攻读法律。1939年开始写作短篇小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积极投身于反法西斯运动。战后开始从事长篇小说创作，写了不少优秀作品。《布贝的未婚妻》是他的代表作，于1960年问世，畅销国内，一年内重版11次之多，并荣获斯特雷加文学奖。至1976年，它已被译成18种文字。作者其余作品有：《烦恼的心》、《拜访》、《老同志》、《伐木》、《瓦拉迪埃尔路上的家》和《士兵》等。

致 读 者

小说是在意大利特定的历史形势下，即1944年至1948年的历史形势下展开的。

1944年6月4日罗马解放后，英美联军继续沿着半岛北上，并于同年夏末解放了意大利中部。他们的挺进本来就十分缓慢，到了“哥特防线”则完全停滞不前了。“哥特防线”是德国人在亚平宁地区设置的防线，界于马萨、卡拉拉和里米尼之间。整个秋天和冬天，军事行动处于停滞状态，到了1945年春天“哥特防线”才被突破，意大利北部被解放。4月25日，揭竿而起的游击队配合英美联军，参加了解放北部的战斗。

游击队在意大利中部也相当活跃。他们按照全国解放委员会的命令行动。该委员会是由各党派的代表组成的。但是在武装斗争中，各党派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左翼政党，首先是共产党起了重要的作用。正是共产党动员起人民群众。没有人民群众，抵抗运动是不可想象的。

在解放了的土地上，英美联军建立了一个军事政府，它的主要任务是维持公共秩序。这一任务被交给了意大利国家的传统势力，首先是警察。这一传统势力曾为法西斯政权效劳了20年。虽然在某些地方警察也参加了抵抗运动，但这并不能改变这股势力的思想基础。大部分警官和普通警察仍然忠于君主政体，仇视由全国解放委员会、左翼党派和前游击

战士代表的新秩序。

几乎到处都出现了紧张状态。群众心悦诚服地承认解放委员会的权威，但对警察却冷眼相看。总的政治形势勉强为人们所接受。这种形势是建立在所谓的政体妥协基础上的，即规定仍暂时保留君主政体，以等待一次公民投票来决定它的命运。选举只有等到战争全部结束后才能进行。与此同时，双方不得不宣告休战。但是对于反法西斯主义者来说，要容忍君主政体存在是不容易的，要容忍把维持公共秩序的任务交给那些同旧政权有着密切联系的警察同样是不容易的。

这种紧张状态使很多地区发生了武装冲突，布贝卷入的就是这类冲突。就法律角度而言，布贝无疑犯了罪，甚至可以说犯了许多罪。图谋解除一名警官——维持秩序的唯一合法代表——的武装，参与了杀害警长的行动，并杀死了来到现场的警长之子。

但就另一角度而言，不能把责任完全归咎于布贝。不管怎么说，他的责任是很小的。前面已经谈到随着全国的解放而在意大利出现的不明朗的形势。这种形势是由英美联军强加所致，但为反法西斯主义的各党派所接受。可是这些党的基层群众并不甘愿忍受这种局面。人民存在着幻想，以为政权已经唾手可得：英美联军一旦撤走，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取得政权。可是后来事态的发展恰好表明这是一个幻想。

1946年6月2日的选举结束了君主政体。尽管如此，它丝毫没有触动旧君主政体的支柱：警察、武装部队、司法机关等。1948年4月18日的选举是左翼力量的一次惨败。它摧毁了那些期待着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巨大变革的人们的一切幻想。

小说中很少标明日期，但提到的各种政治事件足以说明故事情节展开的具体时间。

故事是从布贝在菲奥伦蒂尼参加游击队之后返回沃尔特拉的途中开始的。沃尔特拉位于比萨省。去沃尔特拉必须经过锡耶纳省，为此布贝在殉难的同志桑泰·卡斯泰卢奇的故乡——蒙泰圭迪住了下来。在那里，他认识了桑泰同父异母的妹妹玛拉。

这是一个什么时期呢？根据书中提到的一些地名（蒙泰斯贝尔托里、圣·多纳托等），人们可以对布贝打游击的地区有一个相当明确的概念，这个地区位于佛罗伦萨以南。英美联军解放佛罗伦萨是在1944年8月初，由此可以推测布贝要去的沃尔特拉是在一个月前刚解放的，蒙泰圭迪也是在一个月前刚解放的，因此故事开始的时间是1944年8月初的一天。

尽管布贝没有向玛拉表示爱情，但他内心却爱上了她。他找了个借口，于9月份又到蒙泰圭迪去了。几星期后，在前往圣·多纳托的途中，他又一次经过蒙泰圭迪。到了冬天，布贝第四次到了那里。当时，他认为自己已是玛拉的未婚夫了。

杀害警长和他儿子的事件发生在1945年5月27日。当时，意大利北部的战争结束还不到一个月。28日，布贝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蒙泰圭迪，29日，带着玛拉一起去沃尔特拉，玛拉于6月1日返回蒙泰圭迪。

同年秋天，玛拉到波季本西去当佣人，1946年6月2日选举前几天回到家。秋天，她又去了波季本西。

1947年初，布贝被捕，1948年开庭审判，在故事接近尾

声时，人们得知布贝已经在狱中囚禁了七年，也就是说已经到了1954年。这可以从提到的一些琐事中得到启示，譬如电视的出现。当时，电视机还不很普及，因此人们常常到咖啡馆去观看。

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布贝在一定程度上是意大利政治形势的牺牲品。但他和很多其他的人，如玛拉的父亲、布贝的妹妹和玛拉本人都不了解这一点。当玛拉独自一人呆在草房中已经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时，她想：“难道法西斯又掌权了不成？不，法西斯已经不再掌权，但是布贝杀死警长和他儿子同样是闯了大祸。”这并不意味着布贝没有罪过，年轻也不能成为宽恕的托词。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许多人都象我一样年轻，但他们没有干出我干的事。”布贝犯下的暴力行动是不自觉的。如果他是《法乌斯托和安娜》这本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他一定会被纳入法乌斯托强烈谴责的暴力者的行列。

至此，我必须回溯到我的个人经历和作家生涯，以便解释清楚我创作《布贝的未婚妻》这部小说的动机。

我的创作生涯是在20多年前，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久开始的，我的创作思想是反映人的基本状况。这些基本状况不因历史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不管历史形势如何，人们将继续娶亲出嫁，生儿育女，年迈死亡，继续产生爱情、友谊和怜悯之类的感情，继续寻求欢乐并探索生活的意义和作用。

如果我在创作中没有提自己所处的历史形势，那么这并不是因为我在生活中看不到它。尤其是从某一特定的时期起，我看不到这点更是不可想象的：当时，在意大利存在着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其他的国家中也存在着法西斯主义。

不断的法西斯侵略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我是个反法西斯主义者，这并不是因为我读了某些书，或是受了某个人的影响。我是出于本能而成为反法西斯主义者的。我憎恨法西斯主义，希望它失败。为什么呢？因为我憎恨暴力。法西斯主义是十足的暴力，是专政。它迫害公民，残酷无情地压制任何不同意见的流露。它自诩是各阶级的代表，而实际上却维护富人和剥削者的利益，阻止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它是帝国主义性质的。从1935年起，它发动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到1939年发展成为一场全面战争。

直到1943年，我还是一个消极的反法西斯主义者。9月8日签订了停战协定，随后德国占领了意大利三分之一的土地，于是我也投入了反法西斯主义的活动。当时，我正在沃尔特拉，成了加里波第旅的一名游击队员。该旅完全是由共产党人组织起来的，然而我并没有成为共产党人。我常常同旅部的共产党领导人发生对立，这种对立正好涉及暴力问题。

我不是一名赞成非暴力的人。如果我赞成非暴力的话就不会去参加游击队了。过去和现在，我都认为以暴力对付暴力是合法的，但我还是认为某些暴力是不能允许的。

我在五年之后所写的一部小说《法乌斯托和安娜》中反映了这种对立。在这本小说中，我放弃了青年时代的创作思想。实际上，我在小说中并不着意反映在一般情况下人的基本状况，而是着意反映前几年我切身经历过的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的状况。法乌斯托是一位自传式的人物。我赋予他我的某些反抗精神，其中包括谴责某些暴力行为。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永远不改变这方面的观点。暴力是一种祸害。如果真是迫不得已要运用它的话，那么应该在尽可

能有限的范围内运用。但是，我过去谴责“暴力者”显得有点过于简单，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小说中都是如此，我没有努力去理解这些“暴力者”。

十年之后，我又回到这个主题，写下了我的第二部小说《布贝的未婚妻》。在书中，我竭力去解释布贝的暴力（并不是为暴力辩解），说得更确切些，我竭力让玛拉这个姑娘去解释布贝的暴力。玛拉是个天真烂漫的姑娘，她在爱情和痛苦的折磨中成熟起来。她也谴责布贝的暴力，但并不因此而抛弃他，任其受命运的摆布，而是在忘我精神的推动下，把自己的命运同他永远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从人性角度来看，玛拉大大地高出于法乌斯托。作家塑造一个高于自己的人物是常有的事。

卡尔洛·卡索拉

第一部分

I

玛拉打了个哈欠。由于弟弟维尼乔的原因而不得不呆在家里，真是够烦人的！她头脑里闪过一个念头：她可以照样到外面去，维尼乔肯定会尖叫起来，到了晚上，他还会向妈妈告状，但是，她可以死不承认，过后还得把维尼乔狠揍一顿。

她十分欣赏自己的这个主意，很想立刻付诸行动。但后来却在五斗柜的椭圆形镜子前停下，对自己顾盼起来。她把手插进头发，想看看把头发弄得蓬松后会是什么样子。镜子已经裂开了一条横缝，看不清楚，连脸部都照不周全。

过了几分钟，她下楼去厨房。

“你上哪里去？”弟弟在后面喊道。

“就在这里。讨厌鬼！”

“不，你想出去。”弟弟哭着说。他非常害怕独自一人留在家里。

“我不出去。就在这里。”玛拉走到窗前。

窗户外面是一块空地，四周的房屋鳞次栉比，空地的尽头是一条胡同，通往村里唯一的一条大街。

马乌罗坐在对面房子的台阶上。

“喂！你怎么不去干活？”玛拉向他热情地打招呼。

马乌罗没有答话，只是懒洋洋地站起身来，穿过空地。裤子老是沿着瘦小的臀部往下滑，他不得不时不时地往上提一提。

“你出来。”他对玛拉说。

“不行。我得照看维尼乔。”

“那么，我到你屋里去。”

“也不行。”

“为什么？”

“妈妈不愿我一人在家时让你进来。”她未加思索就这样回答了。但马上后悔起来。这时，马乌罗脸上露出一丝恶意的微笑。

“我知道你妈上哪儿去了。她捡麦穗去了。”

“不是，”玛拉撒了个谎，“她去附近，马上就回来。”

马乌罗笑了笑说：

“她捡麦穗去了。”他又重复了一遍，“反正天黑之前她不会回来，你可以让我进去。”

“我不愿意。”

“你不愿意，我照样可以进去。”

“你进不来，我已上了门栓。”

要是马乌罗真的去试一下，就会发现门只是虚掩着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玛拉对自己要的花招感到洋洋得意。

“让我进去吧。”他恳求道。

“你想进来，是吗？”玛拉激了他一下。

马乌罗默不作声。他长着一张宽宽的脸，两颊突出；上唇上长了一层黑黝黝的胡子，但两颊和下巴却是光溜溜的。

他的头发老是蓬乱不堪。

“你害怕了吧！”

“有什么可怕的？”她反问道。

“怕我。”他的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鬼才怕你呢！”

“那么你就开门让我进去。”

“不。”玛拉对他做了个鬼脸。

过了一会，马乌罗说：“好吧，你好好呆在家里，我要出去逛逛了。”

“这跟我有什么相干？”

“我去找阿妮塔。”

“去吧。”

“我敢打赌，你会不乐意的。”

“可怜的傻瓜。”

马乌罗摆出一副老资格的样子说：

“你们女人总是装得满不在乎……过后又要恼火。”

“你倒说说看，为什么我会不乐意？”

“因为阿妮塔夺走了你的情人。”

“这么说，你是我的情人罗？”玛拉大笑起来，“你呀，根本不在我的眼里。你就是失踪了，我也不在乎。”

“你以为我就那么稀罕你？”

“那么你为什么不走开呢？”

“我应该从哪里走开？”

“从我的窗下。如果你不在乎，为什么还要赖在这里？”

“我爱呆在哪里就呆在哪里。”他摸了摸口袋，掏出一截烟头，接着又掏出一根火柴，在墙上擦了一下，点上烟。

为了表明不是为她而呆在那里，马乌罗转过身，背对着玛拉；她从窗户上探出身子去揪他的头发。

“哎哟！傻瓜，你把我弄疼了。为什么不让我进屋去？”

“我已经告诉过你为什么了。”

“不会有人看见的。”

“你为什么要进屋来？”

“想同你讲话。”

“这样也可以讲呀。”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一个秘密。”

“说吧。”

小伙子突然露出忏悔的神情说：

“我保证不动手动脚。”

“哼！难道我会傻到去相信你的鬼话！”她生气地说道，“你曾经发誓不再和阿妮塔讲话，可前几天我看见你们两人在一起。”

“那是因为你不能满足我的要求。”马乌罗答道。

“她倒能满足你的要求，对吗？同那样的人在一起该是多么的惬意啊！她还是个斜白眼。”随即她又笑着低声说，“你知道我爸爸是怎么说的吗？她家的女人没有一个是规矩的……”说完又大笑起来。

小伙子还是一本正经地苦苦哀求道：“请你让我进屋吧。”

“不行。”

“就一分钟行吗？”

玛拉用讥刺的目光打量着他。她乐于用言语刺激他，然后让他败兴而归。

突然，小伙子不再向她恳求；他提了提裤子，带着傲慢

的神情说：

“你对我假正经没有用。反正那种事你也干过……”

“轻点声，傻瓜。”

“难道你没有干过那种事？”他压低声音又重复说道。

“什么时候？怎么我记不得了。”

“撒谎，就是去年的这个季节……”

“你才说谎呢。”

“好吧，我还可以告诉你在什么地方：就在烤炉附近。你还想否认吗？”

“我否认，我就是否认有这回事。”

“你是个骗子，又是个胆小鬼。”

“你才是骗子和胆小鬼。如果你指的是不规矩的事，我可从来没有干过。”

“是你解开了我裤子上的扣子。”小伙子反驳道。

玛拉不再和他讲话，也不再瞧他。“他本来就该死掉。”她生气地想着。正是上个星期，马乌罗和他的姨妈，还有另一个妇女到地里去，那个妇女踩上地雷丧了命；姨妈也受了伤，但伤势不重，已经出院，而马乌罗连一块皮都没有擦破。

“我多么希望是他踩上这颗地雷呀！”玛拉反复地对自己说。她，阿妮塔和马乌罗都是在同一个院子中长大的，当然还有其他的孩子，但是他们三人总是在一起，形影不离。他们也干过一些下流事（就是人们通常说的那种下流事）。阿妮塔早就是一个不知廉耻的女孩了，她同所有的男孩来往；而玛拉只同马乌罗在一起。确实，有一次她和另一个男孩子来往过，那只是为了气气马乌罗。这些都不过是童年的事，谁也不会去理会的。所有的女孩子都干过这种事，唯独莉

莉亚娜与众不同。她是一个傻瓜，总是跟在她妈的后面，寸步不离。

倒霉的事发生在去年，她和马乌罗都已经不再是孩子了。多年来连瞟也不瞟她一眼的马乌罗突然又缠上了她，而且总是不老实，有时碰碰她的胸前，有时摸摸她的臀部。每当这时，玛拉便揍他耳光。这居然成了她的一种乐趣，因为马乌罗每到冲动之时，便不知还手，挨了巴掌也不吭声。玛拉用尽全力朝他打去，在他脸上留下五个指印。

一天晚上，她挨了母亲的打，躲在烤炉附近哭泣。突然马乌罗来到那里，开始安慰她，后来又象真正的情人那样亲昵地抚摸她。“当时天很黑，连他的脸也看不见，要不，我是不会让他拥抱我的。”玛拉回想着那天的情景。她讨厌这个小伙子确是事实，但是突然间连她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然，她没有让他对自己怎么着。从这点来看，他也没有什么可以自吹的。

“我可没有让你对我怎么着。”她说。

马乌罗笑道：

“可你对我是干了些什么的。”

“反正没有人知道。即便你到处去宣扬，我也可以说你是造谣。”

“人们总是相信小伙子的话，而不相信姑娘的话。”

“象你这样的骗子谁也不会相信的。”

“我们来订一个协议吧！我发誓不声张这件事，你呢，现在让我进去五分钟。”

“你对着谁向我发誓？”

“对着圣母玛丽亚，或者对着圣·卢奇娅向你发誓，如果我不遵守誓言，罚我瞎眼好了。”

“你又在胡说八道，对吗？”玛拉对着他大笑起来，然后猛地转身走进屋里，注意地听着他还嘀咕些什么。

“玛拉，”小伙子叫了一声，“玛拉，你上哪儿去了？你听我说，玛拉。”

她强忍住笑，马乌罗又呼唤和恳求了一阵，然后玛拉听到他远去的脚步声。

第二天下午，玛拉又从厨房的窗口探头向外张望，目光凝视着小胡同尽头的一小段大街，希望能见到一辆美国汽车。在美国人初次来到的日子里，人们感到多么有趣啊！美国人在教区中扎下不少营房；他们乘汽车来到橄榄林中，平整出一块空地作为球场。夜晚，美国人在村里四处游逛，挨家敲门，用香烟和罐头食品换红葡萄酒。

他们给玛拉送过巧克力、糖果和饼干，还称她为“小姐，美丽的小姐”，但是她感到害怕，拔腿就跑。忽然，他们都离开了；接着又来了另一些美国人，只住了两天也走了。从那以后，不时有美国汽车驶过。

这时传来一阵汽车的噪声，一辆卡车缓慢地在通向村里的一段不长而陡峭的坡道上行驶着，玛拉全神贯注地往那个方向瞧去，盼望是一辆美国卡车。

驶来的不是美国汽车，而是一辆破旧的民用小卡车；车上装着一副床架子、一个床垫、一个五斗柜、一堆椅子和其他家具。车上还有一个身背背包、脖子上系着红领巾的年轻人。车还没有停稳，他就跳了下来。

尽管一个游击队员不如一个美国人那么令人感兴趣，但是玛拉继续打量着他，她看见小伙子同司机讲了几句话，然后卡车开走了。年轻人向四周看了一眼，似乎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他向一个小女孩问路，小女孩一面回答，一面用手指